

## 随心一曲听“二泉”

□ 陆为农

随想

“听琴声悠悠,是何人在黄昏后,身背着琵琶沿街走,背着琵琶沿街走。阵阵秋风,吹动着他的青衫袖,淡淡的月光,石板路上人影瘦,步履遥遥出巷口,宛转又上小桥头……”每当听到这首由华彦钧(阿炳)作曲、王健填词的歌曲《二泉映月》时,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个衣衫褴褛的流浪艺人沿街拉琴、踽踽独行的情景。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想找个四周没人的地方,静静地欣赏阿炳的二胡名曲《二泉映月》。

我从小就喜欢听这首经典民乐。记得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无锡人民广播电台把阿炳的《二泉映月》作为全天播音节目结束的“终了曲”,也被人们称为无锡的“小夜曲”。在夜深人静、万籁俱寂的时刻,守候在收音机旁,那如泣如诉的旋律,在宁静的夜空里袅袅回荡,不绝于耳,闻者悲凉,听者流泪,正应了那句“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那场景印象深刻,至今令人难忘。等到了看1979年上映的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二泉映月》,才对阿炳悲惨的人生遭遇和经典名曲的由来有了更为深刻而全面的了解。而上世纪九十年代的10集电视连续剧《瞎子阿炳》,给人们呈现了一个流浪艺人更为真实而详细的人生传奇。进入新世纪,由无锡市歌舞剧院打造的民族歌剧《二泉》,更是将阿炳从苦难中力求超脱、在黑暗中向往光明的一生,如画卷般展现在观众面前。阿炳的故事和他的《二泉映月》,曾被无数次搬上舞台,被多种艺

术形式表现过,除改编为管弦乐合奏曲外,还被改编为其它乐器的重奏、无伴奏合唱以及锡剧、舞蹈、芭蕾舞剧等,使更多的人了解熟悉,成为无数人心目中的永恒经典。

2014年春天的一个夜晚,由无锡市锡剧院精心打造的原创大型现代锡剧《二泉映月·随心曲》,在武进的凤凰谷大剧院公演,演员阵容强大,名角荟萃。该剧真实地反映了这位草根艺人坎坷的一生,表现了阿炳对音乐、对光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由于阿炳出生低贱,而横遭世俗冷眼。痛失心上人,使他愤世嫉俗,一度沉沦,以致身染恶疾而双目失明。但他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把奔涌在心底的恋情、苦情、一腔心酸,都在月下泉边随心抒发于二胡,以致让这支被他称为“随心曲”的二胡曲,流淌着生命的感悟,发出了与命运抗争的呐喊,成为了现今的世界名曲《二泉映月》。整场演出非常成功,使常武地区的锡剧爱好者再次欣赏了一曲亘古旷世的不朽乐章,感受了一段凄美感人的人间真情,享受了一次精彩夺目的视听盛宴。

为了深入了解阿炳和他的《二泉映月》,两年前,我利用国庆假期,专程驱车赴无锡老城区,参观了位于崇安寺旁的阿炳纪念馆。纪念馆由前后两排平房组成,前面三间普通而简陋的平房为阿炳故居,其中东面一间为阿炳晚年生活的起居室,里面陈列了一些破旧而简易的生活用品,真实地还原了阿炳当年的生活场景,

让参观者真切地感受到阿炳生活的窘迫与无奈。其他两间和后面的平房内,陈列了许多与阿炳和《二泉映月》相关的图片资料及实物,内容丰富、图文并茂,详细介绍了阿炳的人生经历,展示了阿炳的艺术成就。阿炳纪念馆旁建有二泉映月广场,立有阿炳拉二胡的塑像,这里已成为无锡市民举办文艺演出活动的场所。由于阿炳故居位于闹市区,因此参观的人慕名而来,络绎不绝。参观完阿炳纪念馆,我又急忙驱车前往惠山脚下,来到了位于惠山东麓映山湖边的阿炳墓。墓地面积不大,主体由墓墙和翼墙组成,犹如音乐台,墓前有瞎子阿炳铜像,墓碑上“民间音乐家华彦钧阿炳之墓”几个字,由当年帮助录制二胡曲的中央音乐学院杨荫浏先生手书。与阿炳故居相比,来参观的人不多,与阿炳生前一样,显得有些寂静和落寞。

瞎子阿炳,原名华彦钧,民间音乐家,传世乐曲有《寒春风曲》《听松》《龙船》《昭君出塞》《大浪淘沙》等,最为出名的还是《二泉映月》,被称为东方的“命运交响曲”。这是一支世界名曲,更是一个伟大的民间创作。它之所以闻名于世,是因为它是属于生活的,属于百姓的,它用丝丝入扣的旋律拨动着人们的心弦,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它存在于每个善良的人的内心深处。正如歌曲《二泉映月》中唱道:“纵然人似黄鹤,一抔净土惠山丘壑,此情绵绵不休,天涯芳草知音有,你的琴声还伴着泉水流……”

## 博物记趣——

虫声唧唧篇



斑衣蜡蝉

王继成 摄

## 为高晓声出全集

□ 陆林深

记录

高晓声是原武进县郑陆乡董墅村人。他是中国新时期代表性作家之一,是从武进走向世界的著名小说家,他的小说《陈奂生上城》《李顺大造屋》脍炙人口,几乎家喻户晓,并且在世界各国传播,被称为“当代小说家中写中国农民最好的作家”。

我与高晓声是忘年交。1995年,他在南京的寓所对我说:“像我们这样的作家,今后总会有人来帮我们整理的。”他说得那么自信、笃定。果然1999年他去世后,由陆文夫主编的四卷《高晓声文集》出版了,但后来《高晓声全集》就没有人来做了。江苏省有关负责人多次提出:“南高北汪(苏南的高晓声,苏北的汪曾祺),高邮已经编辑出版《汪曾祺全集》,你们为什么不搞?”但10多年过去了,没有人理会。

2012年高晓声文学研究会在民营企业的支持下终于成立,研究会立下五大目标,其中最大的目标就是编辑出版《高晓声全集》。十年磨一剑,2021年10月,《高晓声全集》小说卷四卷,终于与世人见面了。

开始,常工院陆克寒教授带着几个文学博士在上海图书馆等处搜集各报刊的相关篇目,以为差不多了,发现高晓声1950年发表的处女作《收田财》没有收入,市作协主席李怀中立即与上海有关朋友联系,终于找到。又发现高晓声一本小说集《新娘没有来》不在目录中,也补上去了。

接下来,组织起5个对子,共10人进行唱校。所谓唱校就是一个人朗读原文,一个人看编成的书稿,连一个标点符号都必须读出来对照。完成后交苏州一个有经验的出版公司排版,后来几经反复,我们还是通过苏州的那家

出版公司,委托他们联系出版事宜,他们随即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商谈。上海方面认为,高晓声是中国改革开放开创性作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先驱,是已故著名作家,为他出版全集是应有责任,也是一种荣誉。很快,《高晓声全集》小说卷四卷共170万字,付梓。

在此期间《高晓声全集》的“散文随笔卷”和“文学杂著卷”由朱净之教授搜收编辑,经过两年多努力,终于成书,近90万字。正准备付梓,我偶然发现在《新世说》的前言中,有一句话说“去年12月份《雨花》上有高晓声一篇散文《淡看景物详看人——访德漫记》……”我察觉到这篇文章没有收入,马上请李怀中与《雨花》杂志联系,终于找到。这时又有热心人把《新民晚报》上发现的两篇佚文送来,让我们喜出望外。这种情况促使我们考虑,高晓声那时候和广州《花城》杂志比较密切,一定会有文章。我们抱着对《高晓声全集》负责的态度,抱着对历史尊重的信念,坚持实事求是的宗旨,决心尽可能收集他的佚文,避免留下遗憾。于是我和李怀中又赴广州找到《花城》杂志原主编朱燕玲,委托她在《花城》和《广州文艺》上搜集,终于又发现了一篇万把字的大文章《南海纪行》。这时书样已经做好,难以再插进去,就另增加一辑,取名为“付梓前新发现篇什”,将后来收集到的九篇文章,尽数编入,不再分类,目前已编好。

《高晓声全集》无论出版或存稿,都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的一笔宝贵财富,也是家乡人民多年来的一个美好心愿。此心愿今天如愿以偿,我们高晓声文学研究会也可告慰高晓声了。

## 隐约的乡愁

□ 邵志娟

一个不甚晴朗的午后,阳光稀薄。心不在焉的我走在那条久违的石子路上,靛青色的碎石子厚薄不均地铺在灰褐色的泥土层上。路面坑洼不平,超载的拖拉机反复碾压出的坳塘深浅不一,挤压出的泥土上还留着拖拉机轮胎的花纹印子。

转过弯我就到了那道水泥桥上。桥越走越窄,刚过河心,桥面就断裂了,连桥旁的护栏也不知所踪。前进不得的我想往后退,一转身,没站稳,噗通一下就落进了河水之中。不会游泳的我奋力划拨着水,居然就到了岸边。湿漉漉的我上岸后责怪母亲,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这座桥断了。然后我就醒了。

现实生活中,那座桥当然没有断,那条石子路也早已成为了水泥路。梦里的我不知今夕何夕,恍然还在20多年前,那个不谙世事又倔强执拗的女孩子厌恶着农村里的一切,暗自发誓要考大学,把户口从“农业户口”变成“农转非”,然后,再也不用种田

了。

那时候的家里,甚至整个村子,是没有抽水马桶的。清晨的薄雾里,东家西家的女嫫们拎着马桶,先把“夜香”倒进自家的茅坑里,然后到河塘的那头,舀水,刷马桶,倒掉后再舀水,荡一荡,之后再拎到家门口,趁着太阳出来前晾干水渍。

这样的事情,一点都不诗意。每每看到有些文人,呼喊着重要回归田园,我心里总会有些轻微的别扭。

那些人笔下的田园,山青水碧,瓦黛墙白,鸡犬相闻,民风淳朴,就像是靖节先生的桃花源,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然而,他们也许并不知道靖节先生躬耕田园,也烦恼多多,因为“草盛豆苗稀”,是需要“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而且即便这么辛苦,收获也是寥寥,连换酒喝的钱都不够呢。更何况在心境上,他们大约也是不能与之比肩的。

他们的田园是经过粉饰的,就像饭店菜单上呈现出来的菜品效果图,看着就令人垂涎欲滴,而不是经过精心装饰和用心摆设的。如果我们照着图片点菜,端上来的那碗,恐怕会令你大失所望。

我从不后悔我离开了农村,离开了我的故乡。离开,改变的不仅仅是我的人生轨迹,还改变了我的生活环境和视野胸襟。

偶尔我还是会做梦。几次梦见的那座桥,是我上学途中必经的无名小桥。风斑驳了桥面的石块,雨坍塌了桥头的路基。曾幻想它是一座如赵州桥一般有悠远历史的石拱古桥,然而那条河道都是我父亲年轻时用肩担出泥石“挑河”挑出来的。它就是一座小小的桥,四五十年几经维修,已经不是我曾走过的模样了。

我曾深深厌倦的农村,已经旧貌换新颜了,这样挺好。

也曾唏嘘,我已离故乡而去,故乡也离我渐远。然而,故乡是什么呢?

故乡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由经度纬度交织而成的坐标。故乡是有温度的,是我曾洒落汗水甚至泪水的一方土地。是我看到那一枝桃花,能想起三月的暖风吹动我的红领巾,我突然发现原来桃树是先开花再萌叶。是我看到雨帘,会回想起年幼的我,没心没肺地在操场踩水被老师罚站还觉得无辜。是往事,是往昔。是追也追不回,留也留不住的怅然若失。

故乡,其实在我心里。